

左联文学新论

谌 宗 恕 著



武 汉 出 版 社

◎ 湛宗恕著 ◎ 武汉出版社

左联文学新论



(鄂)新登字 08 号

左联文学新论

湛宗恕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9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16.00 元

ISBN7-5430-1585-4/I·220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左联时期，“是一个时至今日仍然常常引起讨论，因此需要进一步作出清楚的估计和总结的时期，以便维护它的光荣传统，消除由于它的错误而造成的消极影响。”（《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用书·中国现代文学史》）本书作者正是在充分占有大量的、许多近年来才发现和披露出来的史料的基础上，以新的高度，历史的和辩证的对左联这一文学时期作了科学而又系统的研究，力图对这一时期，“进一步作出清楚的估计和总结。”

本书史料翔实，思路开阔，观点新颖，论辩有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研究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纲领”篇——论左联的“左”及其研究·····	(1)
1. 序说·····	(1)
2. 走上轨道：从“自评”到“他评”·····	(10)
3. 新的开拓：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	(26)
4. 向“左”偏离：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30)
5. 两个极端：“大跃进”中的一部“现代文学史”和江青的 “纪要”·····	(36)
6. 一种思索：警惕极“左”·····	(43)
7. 新的阶段：文学性质判定的拨反·····	(53)
8. 取得共识：统一战线性质的重新界定·····	(71)

9. 重新审视:对昔日“左”的回顾与反思	(85)
10. 记取教训:蒋光慈沉冤的启示	(101)
第二章 “运动”篇——“文艺大众化运动”研究之疏理与辨正,兼及还茅盾一个本来面貌	(114)
1. 缘起	(114)
2. 疏理与辨正之一:李何林如是说	(117)
3. 疏理与辨正之二:王瑶的评判	(135)
4. 疏理与辨正之三:诸家之言	(149)
5. 茅盾的“回顾”	(159)
6. 简短的结论	(180)
第三章 “口号”篇——“两个口号的论争”析辨	(185)
1. 论争发生的来龙去脉	(185)
2. 论争发生的原因	(197)
3.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正确的吗?	(218)
第四章 “创作”篇——左联作家创作方向转换问题谈例	(236)
1. 柔石创作方向的转换	(236)
2. 读柔石的《二月》	(248)
附录	(273)
1.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273)
2. 肖三给左联的信	(276)

第一章 “纲领”篇

——论左联的“左”及其研究

1. 序说

“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0 年成立, 距今六十周年。它的活动期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 但由于它的巨大影响和历史功绩,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上已构成了一个时期, 一个以它的名字命名的重要的文学的历史时期——“左联”时期, 彪炳于后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 有一个划时代的“五

四”运动。它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开端的标志,其历史意义之巨大、之深远,当然不是“左联”所能企及的。但“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影响,它所构成的一个文学时代或时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上,最先能与之攀比或比翼的,则不能不说是“左联”文学时期。

如果把“左联”比做一个人,那么它是一位年逾花甲、年近古稀的历史老人,一位历史巨人——革命文学的历史巨人。同任何一位历史巨人一样,是伟人却不是完人,是人而不是神;他们既受人们(时人和后人)崇敬,也逃不脱时人,尤其是后人——历史对他们的评说。“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其历史功绩彪炳千秋;但它也有缺点,它的打倒孔家店,否定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毛病,不是日益为人们的评说所揭示了和揭示着么?“左联”亦然,“左联”的“左”的毛病也日渐为人们所认识和评说着。当然,也如同“五四”运动的时代局限逐渐被清楚地认识有一个过程一样,“左联”的历史地位,它的功过是非,在它的活动的历史结束后的这六十多年中,评说种种,变化频仍。且功与过之间评价上的差距、反差,有时竟是天壤之别,令人吃惊。但这还是一个认识过程,一个在行进中的认识过程,以哲学的观点和立场而言,是一个追求终结的过程。相比较而言,这一认识过程较之伟大的“五四”运动的认识过程,则要显得艰难一些。换言之,“左联”的评价问题,已成为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界所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和急待解决的问题。诚如治现代文学史的某些专家学者所云:

整个说来,“左联”时期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它的成绩固然是巨大的、主要的;但它的缺点也深深地影响了以后新文学的发展。这是一个时至今日仍然常常引起讨论,因此,特别需要进一步作出清醒的估计和总结的时期,以便维护它的光荣传统,消除由于它的错误而造成的消极影响。(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用书《中国现代文学史》,郭志刚、孙中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特别需要进一步作出清醒的估计和总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关于“左联”的评价,情系着解放以来,乃至今天尚还健在的“左联”老盟员,使他们中许多人常常要感受烦扰和困惑不安。因为在建国后他们之中有些人因参加和领导“左联”而被迫经历了一段曲折的人生的政治旅程,昨日的历史功臣一下子变成了今日的历史的罪人。这样,他们便理所当然地关注着如何公正地评价“左联”的历史,如何公正评价他们自身。资料记载,在纪念“左联”成立六十周年时,“左联”老盟员林焕平^①老人抱病为文,作有《“左联”杂忆》。文中这样写道:

近年来有些同志因“左联”有过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就认为是“大一统”,言辞之间,流露出否定“左联”的信息。我以为这是不公平,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左联”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应对“左联”作一番研究,是对他作公正的、正确的评价的时候了。

又说：

我是“左联”成立后不久就参加的老人，现由于我患眼疾，视力甚差，已不能阅读书报，不能翻阅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研究了。但当时各项活动和斗争，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印象犹新。现在仅凭记忆，写点杂感，以供后人研究参考。

在同一纪念时间，“左联”的另一位老人夏征农^②在其回忆录《参加“左联”前后》一文末尾，也“顺便指出”了：

解放后人们在评价“左联”的历史地位时，一度无限地拔高，到了不适当的地步，而近年来有的人又任意地贬低它，甚至全盘抹煞它的功绩，故意压低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学的成就，而把当时受到鲁迅和左翼作家批评过的文人捧出来无原则地加以赞扬，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在今天纪念“左联”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以为应该给“左联”和左翼文学以正确评价，使“左联”的革命战斗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也是“左联”的一位老人，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也许不及夏征农、林焕平有影响和闻名。他叫臧云远^③，在“左联”成立六十周年的寿诞之际，他也执笔为文，写了《“左联”记事》。文中，他也不无感慨，乃至是颇有些忿忿然地写道：

好象有人谈“左联”是在党的极左路线下产生的，尽管那时是王明极左路线的领导，以后他上海呆不下去了，跑到中央苏区去极左。但“左联”本身不是极左的，因为王明当时并没有抓文艺，“左联”从成立时鲁迅先生的发言和文艺界的大团结，经过潘汉年、冯乃超的努力，“左联”在当时的情况下，起了深远的历史作用。在“左联”的旗帜下，多少战士因“左联”活动而被捕入狱，更有多少同志被杀害，成为革命烈士。鲁迅先生单枪匹马与反动势力战斗的杂文是极左的产物吗？倒是有的人，革命一阵子，又远离革命，以种种理由粉饰装扮自己，反而说三道四，说“左联”的战斗诗歌如何如何了。“左联”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应该还他的本来面目。（着重号为引用时所加）

臧云远对“左联”的拳拳之心，以及因感受评说“左联”的不公正而生的忿忿之情，在这短短的一段回忆文字中，作了坦诚、直率的表露。

流露出否定“左联”的信息也好，无限拔高或任意贬低它也好，或者过去革命一阵子，后来远离革命，今天却粉饰装扮自己，对“左联”与左翼文学说三道四也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均属研究“左联”与左翼文艺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

六十多年的光阴如过隙白驹，当年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地驰骋在中国文坛上的“左联”战士多半还不过二、三十岁的青年小伙子，如今却已大都不在人世了；尚还健在的，也都是壮

士暮年。这些耄耋老者，并不沉溺于往事如烟的慨叹，或自感垂垂老矣无力回首的悲凉。只要还健在，只要有机会，他们便纷纷不辞年迈体弱，甚至抱病，或口授或执笔为文。“左联”一位极普普通通的女盟员巫省三^④曾于“左联”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之时，以七十八岁高龄著文，回首往事，仍感觉得“远源近情，历历在目”，不胜欣慰。结尾她引用陆游的诗句称誉她们当年光华大学的“‘左联’小组成员及盟友三人亡故，尚存者二人‘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说这是自誉或是称誉“左联”盟员中的尚存者，也都是十分恰当的。

尽管双鬓多年已作雪，寸心至老仍如丹。这可说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那场全民族的浩劫，幸而劫后余生的“左联”老战士的心态和精神面貌的逼真写照。对于他们所曾为之奋斗过，乃至奋斗终身的革命文学事业，尤其是对“左联”和左翼文艺如何评说，他们是抱有殷切的期待和热切的愿望的。期待评说研究“左联”和左翼文艺克服种种不正常，以走上正确轨道；愿治文学史者“还原”“左联”一个“本来面目”。而且这期待与愿望的背后，在它的更深层次的层面上，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的风风雨雨，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这场全民族的大灾难之后，这些“左联”老人心灵深处，赫然刻写着两个大字：理解。我们当然没有理由不重视“左联”老人们的这种正当合理要求，没有理由不给予“理解”。即令他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已离开人世，我们研究“左联”与左翼文艺的后来者，也仍然应该理解，理解“左联”在中国革命，也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所作的努力、奋斗，流血乃至牺牲。“左联”

盟员也是人，是大写的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但不是神，包括他们的盟主伟大的鲁迅先生。他们有缺点与错误；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在为民族的、人民的、革命的文学而斗争中相伴相随而生的，理应予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死者，也会使尚还健在的“左联”老人在垂暮之年感受最后的一份欣慰。

当然，如何具体落实正确评说“左联”，恰如其分地肯定它的功绩，批评它的缺点与错误，既不是“无限地拔高”，象在“左联”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前后，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所出现过的情况那样；又不是“任意地贬低”，象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所干的那样，或者如一些“左联”老人所感到忧虑的“近年来有的人”所做的那样，这是已经逝去和尚还健在的“左联”老人，从领导者到一般成员所曾极为关注过和为其尽过力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他们关注对“左联”的评说，并为其尽过力，固然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把“左联”历史弄颠倒了，把人们对“左联”的评说和思想搞混乱了；他们的关注和尽力还有一重更重要的原故，那就是，“左联”这个历史的战斗的革命大厦是他们所亲手建造起来的。“左联”是他们和先他们离开人世，包括那些在革命斗争中献出生命、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所共同为之战斗过的集体。在党的领导下，在“左联”的直接组织下，他们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乃至以身体和生命作武器，与敌人拼杀，为了民族，为了人民的胜利与解放。“左联”是他们战斗的大本营；也是给予了他们补给与力量，哺育他们成长的革命摇篮，革命文艺的摇篮。他们对“左联”象对母亲般的依恋与眷念的感情，

爱护与保护的情感，亦如他们当年在母亲“左联”组织指挥下，与黑暗、与反动、与敌人战斗的那种豪情，时至今日，在他们所写出的近百万字的回忆录中，仍然象火山爆发般的喷射着；仍然让人感到温暖，感到灼热。

在纪念“左联”成立六十周年时还健在的一位“左联”老人，也是一位极普通极平常的“左联”盟员雷溅波^⑥，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回忆录：《记一次飞行集会》，这样结尾：

飞行的队伍，不等英帝国主义的警车闻声赶来，便从容不迫地离散了。在这里只留下了惊骇的余波，回荡着革命的声响，以及先前那种狂呼，虚伪，令人悲忿的在魔爪下挣扎着生活的凄惨情景。

飞行集会那个时候“左”倾路线的产物，曾给革命力量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但对于革命者来说，也曾面临生死考验，进行了英勇战斗。时至今日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可怎能使人忘怀呢？曾经参加过这次飞行集会的同志，有的还健在，却已是头发斑白、年逾古稀的老人了。我想，他们对这活动一定会有记忆的，因为这确实是三十年代“文总”在上海领导进行的一次战斗小史啊！

雷溅波老人对这个飞行集会记忆得多么清楚，分析得又是那么透辟！充满辩证法。飞行集会是“左”倾路线的产物，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即对于革命者个人来说，是一次生死考验和英勇战斗。读

了雷溅波老人的这个回忆录，对上面臧云远老人在回忆录中写到的，因“有的人，革命一阵子，又远离革命，以种种理由粉饰装扮自己，反而对‘左联’和左翼文艺说三道四”而感到忿然，就完全能够理解了。甚至会生发出同样的忿然的感觉。这正是：“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

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这样写道：“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的党内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这些话说得该是多么好啊！这段话，不仅是党提出的对待即令是在错误路线下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牺牲的革命者的一项正确原则，也体现了“后辈不忘前辈辛劳”的中国人民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美。在研究评价“左联”时，这项原则，这种美德，不但适用，也是我们应该遵循和应该发扬光大的。正确评说“左联”，不仅是“左联”老人作过许多研究的课题，而且也是他们的同辈，更是他们的后辈，乃至后辈的后辈作过许多和还将要作更多研究的一个历史课题。历史既把这个使命赋予了“左联”老人，也更赋予了“左联”老人的同辈和后辈们。历史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说到底，“左联”的历史地位，它的功过是非，正是要由他们的后辈和后辈的后辈去评说哩！正如茅盾在逝世前所“衷心希望”和“相信”的，“年青一代一定能够继承和发扬‘左联’的革命传统，继承党所领导的文艺的战斗传统，而且后来居上。”^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左联”的革命传统，有一个很重

要的基础或前提条件,那便是研究“左联”,正确地评价“左联”。今天,这个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左联”和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者头上了。

本文在进入正题之前,写上如上一段话,也许并非无关题旨的罢!

2. 走上轨道:从“自评”到“他评”

1980年,是“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的纪念大会上,中国文联主席,又曾是“左联”的领导者与重要成员之一的茅盾,因在病中,未能出席,但有简短的重要的书面发言^⑦。他写道:

“左联”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在三十年代,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培育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方面,都作出了辉煌的成就,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继承文学革命传统;倡导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培养进步文艺队伍,这便是“左联”的四大辉煌成就和不可磨灭的功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界、教学界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共识,更是本文论述的基础和前提。

也是在这个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左翼文艺老人胡乔木讲了话。他简略叙述了林彪、江青之流曾企图打倒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后，说：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左翼文化的功绩是打不倒的，它是中国革命文化先驱用血肉筑成的纪念碑，它与中国人民结成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

然后又辩证地指出：

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运动，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甚至三十年代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他也是人，不是神，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③

胡乔木的讲话，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与开放，是与党在新时期由邓小平同志所特别提出和恢复的党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的传统相一致的。胡乔木说的“三十年代革命文化运动，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则正是本文论述所要侧重的。无须讳言，以往研究“左联”与左翼文艺，偏向于肯定的多，对“左联”和左翼文艺运动的缺点、错误的指出，则往往显得有一种轻描与淡写，做应景文章者居多。他们经常引用的经典，是毛泽东同志1940年写下的不朽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几段话。这几段话因为经常被引用，已为人们所熟悉了，为了论述的便利起见，这里仍再录引一遍如下：